

鲁迅与文化名人丛书



鲁迅与 中国现代女作家

匕首与玫瑰

陈漱渝

唐正杰 等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人民出版社



鲁迅与中国现代女作家

匕首与玫瑰

陈漱渝 唐正杰 等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与中国现代女作家：匕首与玫瑰 / 陈漱渝等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9

(鲁迅与文化名人 / 房向东主编)

ISBN 978-7-202-05530-4

I. ①鲁… II. ①陈… III. ①鲁迅 (1881~1936) —生平事迹 ②女作家 —生平事迹 —中国 —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91738号

丛 书 名 鲁迅与文化名人丛书
书 名 鲁迅与中国现代女作家：匕首与玫瑰
著 者 陈漱渝 唐正杰 等

选题策划 房向东 王苏凤
责任编辑 王 轶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84 000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5530-4 / K · 951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 ▽



- [001] 鲁迅与许广平
——相濡以沫，携手同行
- [068] 鲁迅与冰心
——“复仇剑”与“红玫瑰”
- [085] 附录：鲁迅谈冰心
——由一条注释引出的典故
- [090] 鲁迅与丁玲
——高丘有女，薪火相传
- [106] 鲁迅与陈学昭
——“留洋女博士”、压不扁的“橡皮垫子”
- [116] 鲁迅与凌叔华
——“剽窃门”事件与“闺秀派”女作家
- [122] 鲁迅与冯沅君
——《伤逝》与《卷蕊》
- [132] 鲁迅与苏雪林
——尊鲁反鲁，覆雨翻云

[143] 鲁迅与白薇

——怕被鲁迅“吃掉”的女作家

[152] 鲁迅与谢冰莹

——女兵的钦敬

[161] 鲁迅与杨之华

——瞿、鲁友谊的见证人

[170] 鲁迅与草明

——她吃过先生的“奶”

[178] 鲁迅与葛琴

——《总退却》与《草鞋脚》

[187] 鲁迅与萧红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父”与“女”

[206] 附录：蒔花的园丁

——鲁迅与中国现代女作家综论

[224] 后记



鲁迅与许广平

——相濡以沫，携手同行

《鲁迅与中国现代女作家》一书的开篇，就必须介绍鲁迅跟许广平的关系。这不仅因为许广平是鲁迅的夫人和战友，而且因为许广平本人就是一位作家，是一位创作的多面手。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许广平文集》（三卷本），内收许广平1917年至1966年间的作品三百八十九篇，共九十八万字，涉及了诗歌、散文、杂文、剧作、书信、回忆录等多种文学体裁。其中最具独特价值的是她跟鲁迅的《两地书》，以及《欣慰的纪念》、《遭难前后》、《鲁迅回忆录》这三本回忆体作品。编者在《出版前言》中说，该书“几乎囊括了她的著述的全部”，但实际上漏收和未收的数量不少。比如，小说《结婚的筵宴》、《理想之家庭》、《冰糖葫芦》，学术著作《弘一大师年谱》等，均未收入。许广平早年抗婚的一组书信，后来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十一期，此书亦未收入。许广平生前的书信（包括由她口授、秘书代拟的信件），佚失的恐怕不少。据判断，许广平生前还可能写有并不连贯的日记，亦未经整理出版。由此看来，许广平遗文的数量，至少应该有百余万字。1960年7月，许广平被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跟她在文艺创作方面的特殊贡献不无关联。下面侧重介绍许广平与鲁迅携手共艰危的人生经历。

南园木棉

云山巍峨，珠海奔涌。在繁花绿树丛中，屹立着一座饱阅沧桑的古城——广州。广州古城曾有“三山”：番山、禺山、坡山。番、禺二山位于今天的文德北路和北京路之间，在当时是市中心，故广州古称番禺。坡山，位于今天的向阳四路，即传说中“南海五

仙”骑羊降落的地方。仙人们给广州人带来了一茎六穗的五谷良种，祝愿这块土地五谷丰登，永无饥馑。

然而，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仙人们的祝愿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那时候，白云山头罩乌云，珠海汹涌恶浪翻，广州人民在死亡线上受着煎熬。特别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用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南大门，更给这块丰饶的土地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广东人民富于革命传统，那火焰般燃烧着的木棉、朱槿、凤凰木，正象征着他们炽烈的英雄性格。

1838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帝国主义倾销的鸦片，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1838年12月，广州一万多愤怒的群众袭击了帝国主义的商馆，维护民族利益，强烈要求禁烟。1841年2月，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抗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几百名将士全部牺牲在虎门炮台。同年5月，广州西北郊三元里等一百零三乡的农民高擎“平英团”的战旗痛歼侵略者，“刀斧犁头在手皆成武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此前后，洪秀全、冯云山、冯仁轩都曾以广州为革命活动的基地。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鼓吹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要求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通过维新变法的宣传，却大量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学说，使窒息待毙的中国人嗅到了一些新鲜空气。1898年，光绪皇帝下诏变法，颁布维新政令，掀起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高潮。但是，维新期间的任何一点微小改革都遭到了封建守旧顽固势力的拼死抵抗，“百日维新”犹如昙花一现，刹那间就凋谢了。这就促使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受到这一失败的强烈刺激之后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这一年，青年鲁迅抛弃了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带着

母亲筹集的八元川资离开故乡绍兴，进入了洋务派在南京创办的学堂。也就在这一年的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在广州高第街一所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门楣挂着红底金字“大夫第”横匾的宅院里，诞生了一个性格像木棉花一样火热的女孩子，她就是许广平。

许广平不知道她的哪一位祖宗在哪朝哪代做过大夫，只听说她的叔祖许应骙做过两省的总督，是反对维新运动的著名顽固分子之一。鲁迅在南京求学时，他的一位本家老辈曾反对他读新书报，而强迫他读报上刊登的许应骙斥康有为的奏折^①。后来鲁迅半开玩笑地对许广平说：“哼！我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②许广平的祖父做过浙江巡抚，因此，她的家可以算是“簪缨门第”、“仕宦人家”。不过，许广平出生时，家道已经渐趋没落。父亲许炳瑶，号朗甫，庶出，体弱，不善经营，在家庭中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母亲姓宋，广东香山（现中山）县人，澳门商人的女儿，懂医道，擅诗词，常借债虚撑门面，苦苦维持封建旧习。

许广平生下来，曾遗尿于母腹，迷信说是尅生母，只有过继给别人才能祈免灾殃。于是许广平的母亲打算把她送给一个穷得食不裹腹却仍旧抽大烟的本家，宁可每月贴送生活费也在所不惜。这个计划后来不知为何并未实行。然而，她却从此失去了母亲的欢心。

八岁那年，许广平遇到了两件终生难忘的事情，一是缠足，二是入塾。

许广平母亲的老家是十分讲究缠足的。她母亲虽然身材胖大，但却缠着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需要用双手支在两个丫头上。许广平的姐姐，人称“玉观音”，也裹着一双小脚，天天上书房都要由老妈子背。“玉观音”九岁病故，临死前口中还叨念着

^①鲁迅：《琐忆》，见《朝花夕拾》。

^②许广平：《“五四”前后》，见《鲁迅回忆录》，《许广平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孝经》、《四书》……

缠足的厄运终于落到了许广平身上。母亲拿出尖头圆锥形的绣鞋，又拿出三尺来长、三寸来宽的白布条，在许广平足趾间涂一些药，使劲地缠起来。母亲说：“两脚龙舟般大，会落得人家笑话。”许广平用瞪眼和放声大哭表示反抗。她的反抗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对母亲说：“你不见连日报上都登着各处设立戒缠足会的消息吗？人家放足，你却缠足！你忘了你缠足的苦处吗？她将来要嫁到乡下人家，缠了双足，岂不叫她活受罪？”就这样，父亲剪开了她的缠足布，把她抱到祖母那里躲起来。此后，母亲发誓不再见她。但不久，她得了一场重病，母亲才把她接回身边。

八岁这年的4月，许广平开始入家塾读书。在这个守旧的封建家庭中，这是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因为这所家塾原是为家里的男孩子办的，女孩子跟男孩子同塾共读，据说会夺去男孩子的聪明。许广平的母亲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得比较开明，因为她自幼生长在澳门的华侨家庭，男女界限并不十分严格。她现身说法道：“不要紧的。我在家里也跟兄弟们一起读书，并没有夺去他们的聪明。”她不仅允许许广平入塾，而且晚上还叫哥哥们帮她自修，每次酬金一个铜板。

塾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秀才，旗人，曾经读过几天简易师范，所以能在大厅教学生练习“立正！开步——走！”但家塾的课程却是单调而陈腐的。每天清早写大小楷，然后背书、讲书，内容多是《四书》、《五经》之类。午后是温书、背书，再讲点二十四史或古文。每逢星期天，上午是做对子或学写信，下午再做一篇论说。如果时间早，先生也常带学生出去买点纸笔。他常常一手揪着男孩子的辫子，另一手揪着女孩子的辫子，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这时候，孩子们就会感到“皇恩大赦”似的愉快。

先生是尊孔的，对学生管束相当严。但许广平跟她的兄弟们往往不服管教。他们常趁先生未到之前先进书房，在门口安好“步哨”，而后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有时把猫、鸡、狗捉进屋

里，大家一齐拍手高跳，直到吓得鸡飞狗跑猫乱窜；有时将纸团挂在辫梢，蘸油点着互相追逐，名曰“田单火牛”。每月初一、十五，先生照例率领学生叩拜孔子的牌位。许广平却故意做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纸牌位放在抽屉里玩耍，气得先生大发雷霆：“你这是污辱圣人。孔子哪里会躲在你的小抽斗里？快快弄走！”

在家塾，许广平开始是跟男孩子一起用蓝青官话（即夹杂着广东方音的普通话）读书，父亲知道后对许广平的大哥说：“霞女（许广平的小名）是一个女孩儿家，叫她读几句书，识几个字，能够在家记记账就足够了，读什么官话？你明天告诉老师，单用土音教她读书就行了。”大哥把父亲的意思转告了先生，先生开始用土音教许广平读书。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待遇，许广平机智巧妙地进行了斗争。先生用土音教读时，她故意装出一副笨拙的样子，一天连八句课文都背不下来。而先生用官话教读时，她却随即就能朗朗背诵，一字不差。原来先生用土音教时，她早已烂熟于心了。先生对大哥说：“你看霞女学官话，一两次就会，可见官话是你们家风呢。”这样一来，父亲就只好收回成命了。许广平后来回忆说：“这一胜利，给予我的前途影响非常之大，后来到了天津读书，虽然北方话同官话有些不同，大致上是比只懂广东话的同乡去到北方便利多了。听了一星期的教课，就能够贯通了，虽然蓝青官话时常被天津腔的小姐见笑，但是不要紧，我少讲话，多听书，没有很大的不方便。”^①

许广平大胆叛逆的突出表现，是反抗包办婚姻。

根据周海婴、刘思源整理的《有关许广平早年抗婚的一组材

^①景宋：《我的小学时代》，载1939年11月25日《上海妇女》第三卷第十一期。

料》^①，许广平出生刚三天，其父许闾甫先生即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香港一个姓马的劣绅家。马家虽然自称“寒士”，标榜“读孔氏书，守周公礼”，但却纵容家人拦街抢劫，掳人勒索。事后许父自知铸成大错，终日“重锁双眉”，“终生终世抱病含愁”。许广平懂事之后，知道自己“所遇非人”，“始欲自杀见志”。十五岁那年，马家来人，许广平当面抗婚，明确表示“婚约取消”，致使马家恼羞成怒，将她诬成“贵族礼仪之家”的“败类”。1921年初，马氏子马天星（其时担任大新公司影画部司理），又以“已届壮年”为由，来函亟亟逼婚，满纸“红丝已结，谱注鸳鸯”等肉麻浅薄之词。此时许父已于1917年去世，许广平委托兄嫂出面，彻底废除了婚约。

洗礼

许广平解除婚约后，家人担心她在广州找不到婆家，同意她北上，但不同意她念书，因为家道中落，无力承担她的学杂费。许广平于是投奔天津姑母家，得其资助，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奋志苦读。第二年即以优异成绩获得公费。其时二哥将家藏古画出售，分给许广平二百元。这笔钱，就成了许广平在天津读书四年的费用。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是1906年袁世凯总督直隶时创办的。辛亥革命前称“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称“北洋女子师范学校”，1916年至1927年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亦简称“天津女师”。^②创办之初，学校有很多陈规陋习：学生平时不许外出，如需外出购买日用必需品，除请假登记外，还得乘坐放下车帘的马车，

^①据河北省女子师范学院《师范中学部一览》。

^②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十一期。

不许东张西望。直至五四运动的前夕，学校还发生了这样一场风波：体育老师维新，要求学生上体操课时改穿短裤，不穿裙子，许广平所在班的一位同学竟以退学相要挟。因为不被允许，这个学生就果然辍学了。

然而，时代的浪涛激扬飞溅，会冲刷到崖岸的每一粒砂石。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情况通过当天的晚报、号外和第二天的日报迅速传到了天津，天津立即沸腾起来。天津女师有血性的爱国青年人人心中燃起了一团火，争相传阅《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天津的学生迅速行动起来，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5月25日起，以天津女师的毕业生和在校学生为主体，又联合了中西、

^① 《北京特约通信》，见1919年5月24日天津《大公报》。



北京鲁迅中学，原“女师大”旧址

普育、竞存、贞淑等女校的学生以及一部分思想比较开通的职业女性，在天津东门里仓敖街江苏会馆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①，会员中有六十多岁的老妇，也有十三四岁的天真热情的小学生。该会“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为宗旨”，会员恪守的规约是：

“一，一切用品均需采用国货（惟书籍、教育用品及药品本国确无者不在此限）；二，应负劝导他人购用国货之责；三，应以文字或语言发表个人之意见，以唤起女界之爱国心。”^②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是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任评议委员。该会后来跟原天津学生联合会合并，成立了新的学生联合会。这一行动，打破了“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封建戒律，推动了北京男女学联会的建立，受到了李大钊的热情赞许。

许广平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主要参加了三方面的活动：一是编辑会刊，二是讲演宣传，三是抵制日货。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刊名为《醒世周刊》。社址设在女师前院。“内容分社论、要闻、文艺、演说、余兴等门。关于妇女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③。至1919年底，该刊大约出版了二十六期（前二十余期为油印本，后几期为铅印本），行销到北京、上海、山东等地。许广平是该刊的编辑之一。^④学生界、教育界、文化界都对这个刊物予以重视，妇女群众尤乐于订阅，在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19年6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立即参加了学联的工作，并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会报》跟女师的《醒世周刊》、南开的《南开

①《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广告》，见1919年5月25日天津《益世报》。

②《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简章》，见1919年5月24日至26日天津《大公报》。

③《天津学生最近三大活动》，见1920年1月《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一期。

④刘清扬在《觉醒了的天津人民》中说：“《醒世周刊》由当时女师同学许广平同志主编”。魏杰如在《回忆“五四运动”时期的演讲队》中说，女界爱国同志会当时“推许广平、蒋云、徐兰等负责主编《醒世周刊》”。

日刊》、北洋大学的《北洋大学日刊》、直隶第一师范的《师范日刊》等学生刊物共同组成了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互相交换新闻，分头设立阅报牌，对鼓舞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坚持爱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①。

在五四运动中，许广平还多次参加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组织的讲演宣传活动。许广平清楚地记得，讲演队队长邓颖超演说时，热情奔放，说理清晰，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许广平还清楚地记得，副队长郭隆真也掌握了十分高超的讲演艺术。她见到人家煮饭就从煮饭说起，见到人家做针线就从做针线活说起，而后巧妙地引入救亡图存、妇女解放等话题，听者无不动容。^②

“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广平也积极投入这一斗争。许广平跟同学们一起，收集装雪花膏的空瓶，制成“万年糊”，沿街廉价兜售；用石膏模子铸成空心的蜡囡囡、洋狗、狮子等小玩具，用绸子制成小手绢，代替充斥市场的洋货，并以收入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费用。

后来天津当局秉承北洋军阀政府的旨意，诬蔑爱国群众“徒尚意气，激生事端，招友邦之责言，貽国家以钜患”^③，严加取缔集会结社。10月10日下午，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南开学校举行共和纪念会，与会群众达万余人。在邓颖超领导下，许广平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员手持用花竹竿做的旗子，上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一致对外，至死不屈”等标语，站在队伍最外层。下午2时许，与会全体结队出发游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保安总队的武装警察

①《学生报社开会纪》，见1919年8月24日天津《大公报》。

②参阅景宋：《记五四时代天津的几个女性》，见《人世间》第二期（1947年5月20日）。

③《天津警察厅布告》，见1919年5月28日天津《大公报》。

强行阻拦。女学生队伍向外突围。她们往东冲，警察往东围；她们向西冲，警察向西拦，接着竟用枪托大打出手。女学生忍无可忍，便用旗杆作武器，奋起反击，在学联汽车宣传队的配合下，终于冲破了警察和马队的重围，经东马路，直奔东浮桥，把警察厅团团围住，声讨反动当局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民众的罪行，坚持到深夜才分批解散。

天津女师的学生运动不但受到反动当局的压迫，而且也受到反动校方的压迫。1920年5月7日，许广平跟同学们一起，不顾校方阻拦，冲出校门，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并分为三队进行扩大的宣传讲演：一队街头，一队宣讲所，一队到各个角落的居民家庭里，对市民影响很大。返校后，校方竟将全校二百多同学全数开除学籍，宣布“通学生（按：指走读生）及有亲长在津之寄宿生听其即日出校”，“津外之生则非家长来接不令出校”^①。同学们团结一致，全体搬出学校，以示抗议。经过十六天的斗争，在家长和社会进步舆论支持下，赢得了胜利，迫使校方收回了开除牌示。

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进一步激发了许广平的爱国热情，加深了她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本质的认识，使她在中国天空曙光初露的时候就跟先进的战士一起置身于斗争的洪流，在生命史上谱写了鲜红的第一页。她后来在跟鲁迅合著的《两地书》中谈到了这一经历。在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时，许广平说：“五四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的未完工作，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种种不法政治的清算运动；是青年学生首先起来反抗政府违反民意签订屈辱条件的救国运动；是全国商人、工人一致起来解决国事的运动；是徒手民众不避殴打，不畏拘捕的正义运动；是和平、民主得到胜利结果的运动，是

^①《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致学生家长书》，见1920年5月10日天津《大公报》。

全国人民值得纪念的一个运动。”^①

1921年，许广平以优异成绩从天津女师毕业，且已担任了教职。为了继续深造，她来到北京，投考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害马”奔腾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前身是创立于1908年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5月1日称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许广平曾在《十六周年纪念会颂辞》中写道：“惟我学校，设于京师。济济多士，四方来兹。历年十六，培植师资。发聋振聩，女学先师。提高程度，师大设施。中学附属，小学兼治。毕业设教，南北奔驰。海人恳恳，服务孳孳……”^②

许广平当时之所以投考女高师，一方面是受求知欲的驱使，继续谋求深造；另一方面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进入虽更近于理想但费用甚巨的学校。许广平回忆初入该校的情况时说：“那时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天津，初师毕业就投考到北平女高师去了。因为向例师范学校有饭食，有住宿，而且又免收学费，讲义是油印，学校发的，书籍费也不必筹，只要每月有三两块钱够买纸笔，另外偶然添件蓝布大褂，也不过块把钱的经费，还不算难筹……而锦上添花的就是我们的校长许寿裳先生。他不但延聘了许多曾留学的人来校教书，还多方面邀请在北大任教的学者，

①参阅景宋：《记五四时代天津的几个女性》，见《人世间》第二期（1947年5月20日）。

②许广平：《十六周年纪念会颂辞》，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十六周年纪念刊》（1924年11月3日）。